東國通鑑

二十六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九

高麗紀

恭愍王四

十九年（太明洪武三年）春正月甲午彗見東北方○

我

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面踰黄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甲辰渡鴨緑江是夕西北方紫氣漫空影皆南書雲觀言猛將之氣王喜曰予遣

李（太祖舊諱）必其應也時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

木兒聞
太祖來移保亏羅山城欲據險以拒
太祖至也頓村吾魯帖木兒來挑戰俄而棄
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為臣僕率三百
餘户降其酋高安慰猶據城不降我師圍之
時
太祖不御弓矢取從者之弓用片箭射之凡
七十餘發皆正中其面城中奪氣安慰棄妻
孥縋城夜遁明日其頭目二十餘人率百姓
出降諸山城望風皆降得户凡萬餘以所獲

牛二千餘頭馬數百餘匹悉還其主北人大
悅歸者如市東至皇城北至東寧府西至于
海南至鴨綠為之一空○女真萬戶弓大獻
土物以部落一百戶請隷正陵○辛王輪寺
觀佛齒及胡僧指空頭骨迎入禁中○二月
倭寇內浦掠諸州租稅又寇宣州西北面元
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我
太祖班師獻李原景等三百餘戶楊伯淵亦
以頭目五十餘人還原景即吾魯帖木兒也
○納哈出遣使來獻土物仍求官且以黃金

八兩求婦人腰帶授納哈出三重大匡司徒
賜細布二匹婦人金帶一腰還其金○三月
韃靼王哈剌八禿及也先不花遣使來聘○
吳王淮王遣使來獻土物○王憂無後將改
葬毅陵不果○夏四月作觀音殿於影殿○
設文殊會于演福寺命辛旽先往乃令承宣
及衛士衛旽遂親幸觀之

臣等按君臣之分猶天建地設不可易也
儀衛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不可亂也昔仲
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

晉文公請隧於周襄王不許曰王章也蓋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今王以內臣衛
士假之逆旽爲之儀衛是國有二君也夫
偪生於僭僭生於疑王之不惜名器若此
則逆旽僭疑不軌之心烏得而止之哉
帝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山川又遣還忠惠王
女長寧公主即德寧公主出也辛旽令左司
議大夫吳中陸等上書曰婦人從一而終而
長寧公主在元朝有帷箔之譏當元亡之際
又不能守節被俘于大明甚可恥也

天子念我祖宗之裔以歸于我若迎置京城
則如宗廟何如國人耳目何請置邊遠以保
其生不允○五月雨王恐妨影殿之役祈晴
于佛宇神祠
史臣曰春秋書雨不雨以著閔雨不閔雨
褒貶嚴矣況當五月農務方急天若不雨
則饑饉荐臻盜賊興起矣王不此之慮而
為影殿祈晴食絶民散影殿雖成其可守
乎甚矣王之惑也
置守正陵户百十四又納田二千二百四十

高麗恭愍王

結奴婢四十六口布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二
匹于陵傍光巖寺以資冥福王與羣臣同盟
曰後代君臣不遵此盟侵奪盜用者神必殛
之○
帝遣尚寶司丞偰斯來錫王命仍賜印及錦
段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
臣等按吾東方自三國以來冠服皆循土
風新羅武烈王法唐制儀章服飾稍擬中
華高麗初庶事草創未遑制作光宗始定
百官公服文物漸備中因兵火儀文散逸

未及補綴毅宗命崔允儀會稡前代與故
雜采唐制詳定朝廷儀註上而冕旒輿服
下而百僚冠服皆斟酌纂定以爲一代之
制行之已久事元以來開剃辮髮襲胡服
殆將百年及
大明當天文軌攸同賜王冕服王妃羣臣
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
得免胡元左袵之俗復見禮樂文物彬彬
郁郁之盛誠千載盛際也
咸准得還自京師

帝賜璽書曰近者使歸問國王之政言王惟務釋氏之道經由海濵去海五十里或三四十里民方有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倭奴所擾因問城郭何如言有民無城問甲兵何如言未見其嚴肅問王居何如言有居而無聽政之所朕因思之若果如是深為王慮也朕雖德薄為中國主王已稱臣修貢事合古禮凡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朕所以持危之道不可不諭王知之中古以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民而無城則民命將危為國者未嘗

去兵今王武備不修則國威將危民以食爲
天今王濵海之地不耕則民食將危凡有國
者必有聽政之所今王有居室而聽政之所
不設非所以示尊嚴於陪臣若或設之但不
過於奢侈耳歷代之君不問華夷惟行仁義
禮樂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務日以持
齋守戒爲事望脫愆尤以求再生之福佛經
之說雖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
朕幼嘗爲僧禪講亦曾參究惟聞有佛而已
度死超生未見盡驗古今務釋氏而成家國

者實未之有梁武之事可為明鑑今王能舉
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飽食
暖衣各得其所生齒日繁此道若舉則福德
之應王子必生於宮中此則修行之大者也
朕為人神之主天地百神之祀犧牲未嘗敢
闕聞王之國孳生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
隍之祀乎有國之君當崇祀典劉康公有言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備祀事不
合典禮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
民非一時可統而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

狂暴者出不為中國患恐為高麗之擾況倭
奴出入海島十有餘年王之虛實豈不周知
皆不可不慮也王欲拒之非雄武之將勇猛
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若守之非深
溝高壘廣其儲蓄四有援兵不能挫銳而擒
敵由是而觀王之負荷可謂甚重惟智者能
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為安也王其審圖之使
至且知王欲制法服以奉宗廟朕深以為喜
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大統曆至可
領也又賜王書籍及王妃冠服○六月觀音

殿第三層上梁壓死者二十六人太后聞之
請罷役王不聽○張子温還自京師
帝賜本國朝賀儀及金龍紵絲○辛旽李春
富等冊請罷馬岩影殿役王從之復修王輪
影殿○
帝遣禮部主事栢禮来頒封諸子詔侍儀舍
人卜謙頒科舉詔又遣百戶丁志孫玉来執
蘭秀山叛賊陳君祥陳魁一等以歸先是君
祥等居江南詐降于明殺其官吏率徒百餘
人航海而来居于古阜○秋七月始行洪武

年號○遣三司左使姜師贊如京師謝冊命
及璽書幷納元所降金印仍啓稟耽羅事且
請樂工○
帝遣中書省宣史孟原哲来詔曰朕本農家
樂生於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
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内瓜分雖元兵轉
戰華夏終不能治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
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為王霸觀其所行未合
於禮故皆滅亡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
十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乃

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
朕乃率衆渡江訓将鍊兵奉天征討于今十
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
皆安今年六月十日左副将軍李文忠副将
軍趙庸等遣使来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
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
其后妃幷寶冊等物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
二十八日因痢疾殁於應昌大軍所至俘獲
無遺中書上言宜将其孫及其后妃幷寶冊
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

係于天運所遺幼孫者行獻俘加殄其身朕
所不為也況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
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
運所致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
下○八月司憲府請易服色從之○遣太常
博士朴實正言金濤春秋修撰柳伯濡應舉
于京師濤中制科○命我
太祖及西北面上元帥池龍壽副元帥楊伯
淵等往擊東寧府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
平章元亡與分司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右

丞合剌波豆參政德左不花等招集亡元遺
衆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輸之誅寇我北鄙將
欲報仇王命擊之○以元樞密院副使拜住
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初我
太祖之降亏羅也聞毀垣中有哭聲使人就
視有一人裸立掩泣執以問乃曰我元朝狀
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
太祖即解衣衣之與馬騎之與俱來王厚加
接遇拜住事
太祖甚謹○遣判宗簿寺事尹控如京師賀

封建親王○九月王以影殿規模狹隘撤而更營民甚苦之○僉議賛成事致仕尹澤卒澤常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為大丈夫寧可碌碌耶早孤不識父面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又嘗遊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待其主其主泣謝而去喪葬不用浮屠法平生布被弊席晏如也及卒謚文貞○冬十月王謂侍中李春富等曰冬雷木稼天道不順是雖否德所召亦由獄多

冗滯推整都監之設本欲糾察諸司卿等為判事不治其職於治道如何上古先王皆親聽政自今其令臺諫六部日仕本官各親啓事○放影殿役徒○十一月我
太祖及池龍壽等攻拔東寧府奇賽因帖木兒遁走虜金伯顔以歸誅之先是
太祖與池龍壽至義州造浮橋渡鴨綠江士卒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憂懼兵馬使李玖曰吉兆何疑諸元帥問其故玖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上元帥龍其名而渡江之

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至螺匠塔
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賫七日粮以行使裨
將洪仁桂崔公哲等領輕騎三千進襲遼城
彼見我師少易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
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
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
也汝若不降則一射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決胄又使原景喻之又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

戰又使原景喻之曰汝若不降即射汝面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軍聞大軍來皆欲投降守將勒使拒戰若力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賚因帖木兒逋虜金伯顔退師城東翌日師次城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曰異氣臨營務屯大吉遂班師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無所取糧軍中大飢乃殺牛馬以食未暇成陣恐有追兵由間道還野宿令士卒各作

漍厠馬鹿納哈出躡後行二日曰作厠與鹿
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師至安州誅金伯
顏其父本國僧也奸通濟院婢生伯顏入元
歷仕至平章○正言李詹上疏請六部臺省
官每月六衙日親奏事又令史官入侍從之
○女眞達麼大遣使獻地以達麼大為大將
軍鎮邊都護府使賜衣服○十二月王始御
報平廳視事史官二人侍左右諫議大夫
吳中陸曰民間利病寡人得失悉陳無隱
史臣曰致治之要惟在於命相諫官之職

莫先於正君聽之詐愿愚夫愚婦之所共
知所當先去李詹等爲其肺腑曾無一言
及聽唯以近史臣聽庶政爲言以塞不言
之責方是時旽擅威福屛王耳目雖近史
臣聽庶政奚益於治道哉王求言之志切
矣而中陸亦觀望不言鄙夫何足道哉
辛旽啓曰每月以六衙日聽政則聽訟官五
日內難以窮治請於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
之○庚午日有黑子太白晝見日官請禳王
曰日黑子咎在寡人勿禳太白應在卿相其

禳之○幸辛旽家問疾○以知門下事李金
剛為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剛貪財賄酗酒色
奪羅州牧使河乙沚玉頂兒又漕運後期以
致漂沒憲府將劾之知申事廉興邦聞之曰
金剛賄賂絡繹憲府何能為金剛果以賄免
○以達麽大為元帥府元帥賜銀印
二十年大明洪武四年春正月王親祭公主魂殿○
二月女真千戶李豆蘭帖木兒遣百戶甫介
以一百戶來投○三月倭入海州火官廨虜
牧使妻及女○王謁大妃問疾王久闕定省

至是大妃有疾乃往省之○閏月幸旽僕人
宴旽于穿坂自侍中以下時散各品皆與焉
凡二百餘人都人聚觀謂之僉議餞送○幸
長湍謁靖陵命工人乘舟中流奏伎樂王樂
之翼日乘舟張女樂遊觀石壁遂謁憲陵景
陵○夏四月權適大宴幸旽設火山臺旽不
敢自安乃移涼廳請王觀之○五月前長沙
監務李存吾辛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忼慨
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肄十二徒賦江漲
詩云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及

為諫官貶黜退居公州之石灘盹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左右扶起曰盹尚熾乎左右曰然還臥曰盹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歿○吳王遣使來聘○秋七月倭寇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立堅○辛盹謀反流于水原誅其黨奇顯等盹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既納金蘭女又蓄妾無算卿大夫妻貌美者必家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盹恣行威福恩讎必復世家大

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直其
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為
之塡塞市不開貨竒顯崔思遠為腹心李春
富金蘭為羽翼其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
意稱頌相而不敢言旽自知鴟張大甚恐王
忌之遂謀不軌及王謁憲景二陵分遣其黨
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還宮旽謂其黨曰
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盛不忍犯也
旽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是日
夜聚謀更刻日舉事旽門客選部議郎李韌

備知允謀陰籍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爲寒
林居士爲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即縶服亡
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旽黨顯
思遠鄭龜漢陳允倫奇仲脩韓乙捴高仁器
鞫之王始疑釼誣搆不之信及訊其黨皆服
流旽遂誅黨與王嘆曰益齋嘗言旽非端人
必貽後患先見之明不可及已

臣等按 人君之爲國莫先於堲讒遠佞而
已旽之將不利於宗社有耳目者所共見
知鄭世雲李承慶嘗欲殺之王勸使潛避

李齊賢李仁復韓脩亦言非端人王獨遂
而不悟聽之不察用之勿疑任之益專信
讒賊而養寇盜後雖噬臍得乎多見其王
之惑也
召前侍中慶千興前贊成事安祐祥前評理
李珣上將軍尹承順于貶所○李春富金蘭
洪永通金續謝罪曰臣等與旽同事久矣今
旽流而臣等獨免如國論何王曰且歸視事
○辛旽伏誅兩府臺諫理部上書曰大逆天
下萬世之所不容辛旽本一微僧濫遇上知

位極人臣而進退百官頤指氣使視其附己與否而予奪之廣植兇徒覬覦非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陰謀發覺乃用寬典止於流放三韓歛望且旽之黨與豈惟思遠奇顯等七人而已伏望殿下斷以大義寘旽極刑籍沒家產幷夷其黨以快衆心王從之遣大司成林樸判事金斗誅旽于水原初王與旽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旽數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道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城中甲第至

乇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旽喜曰今日名還蓋為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旽嘗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公見阿只活我乃誅之支解以徇梟首京城旽性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鷄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旽為老狐精

臣等按天之將亡人之國家也必生庸暗侈戾之君而隨以姦軌兇逆之人媒孽其間蠱惑斲喪而後國隨以亡高麗有國將

五百年天之眷顧已怠既生庸暗悖戾之恭愍又生姦軌兇逆之辛旽王本信佛則旽為之談空以諛之王既感夢則旽為之矯飾以媚之旽既得志固寵弄權蔑上下之分毀君臣之禮服御儀衛一如其君公卿大夫皆出其門黨與既衆潛圖不軌天下古今之大惡覆載所不容也旽何人哉其罪逆如是其極而天不速罰殛之以至今日亦何理耶天若眷佑高麗扶持而全安之則雖有如旽之姦逆而鄭世雲得以

殺之李存吾得以黜之李齊賢得以斥之將何以售其奸哉惟其有是旽而有是恭愍也故旽之子孫竊恭愍之宗社恭愍卒爲亡國之主嗚呼仁愛人君者天心也而靡常難諶者亦天命也天之於高麗非不拳拳眷顧而恭愍曾不敬天怒敬天諭自絕于天此天命之所以靡常而有時乎難諶也何獨諉諸數乎後之爲人君者可不知駿命之不易而以恭愍爲殷鑑也哉

王思李存吾忠贈成均大司成子來年十歲

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掌車
直長安國來少字○誅旽黨大護軍李伯修
流成後完趙思謙柳濬○司憲府啓曰李春
富金蘭洪永通皆黨於旽請誅之命免官勿
問○以尹桓爲門下侍中韓方信爲贊成事
李穡爲政堂文學我
太祖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
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第
一流以爲宰相誰敢議之又王每召見穡及
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韋僧神照白王

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
公道德非庸儒且稽學問含肌膚而得骨髓
雖中國亦罕比焉敢慢哉○殺前侍中柳濯
憲司奏濯為首相嘗欲專占全羅軍民依妹
壻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公主之喪闕饋奠
葬用薄禮又黨逆朏賄以奴婢錢財李伯修
告朏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典刑以正不敬
不忠之罪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顔不花請
宥之王怒囚沙顔不花遂縊殺之國人有謗
泣者時議以為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

召年尼奴納太后殿先是流肫王謂近臣曰予嘗至肫家幸侍婢生子毋令驚動善保護之子即年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肫第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上將軍李義冲侍王目義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知之矣樸惟之及出以問義冲義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肫家賜阿只阿只大喜肫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為我也義冲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史官閔由誼李

富元富○以黃裳安遇慶崔瑩為門下賛成事李珣為三司左使以武臣侍中尹桓監春秋館事○九月遣西京都萬户安遇慶安州上萬户李珣往擊五老山城○以廉悌臣為西北面都統使○冬十月我軍克五老山城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剌不花○王宴羣臣至初夜有矢墜于庭宮城戒嚴○十一月太后使宦者金壽萬賫酒饌饋王王飲酒不止壽萬曰老奴常祝聖體萬壽請隨量節飲奴若宿留恐太后必以為進酒多而遲回也即辭

去時王使酒屢杖左右故宦寺欲王沈醉不
省爭相進酒王醉甚思公主而泣○納廉悌
臣女封爲愼妃○十二月復置鷹坊尋罷之
吏部言我朝舊置鷹坊騷擾中外民甚苦之
先王深軫其弊乃命罷去今邊境多虞軍旅
方殷不此之圖復設鷹坊上行下效捷於影
響臣恐羣下化之耽于遊畋怠棄職事踐蹂
禾稼請罷從之
二十一年 大明洪武五年 春正月上太后尊號赦○
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等來侵泥城江界

等處○以池湧爲西北面元帥○二月倭寇白州○胡拔都張海馬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泥城萬戶擒斬三人○判事趙仁璧討家州等處賊盡殺之○三月遣知密直司事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仍請遣子弟入學○遣禮部尙書吳季南獻馬于京師以秘書監劉景元爲揀選御馬使偕季南往耽羅耽羅殺景元及牧使李用藏以叛季南不克入乃還遣民部尙書張子溫如京師奏請討之○倭寇順天長興耽津道康等郡○夏四月納哈

出遣使來獻土物○倭掠鎭溟倉○五月王
太后使人告王曰天之久旱由人所召辛旽
黨人妻妾沒爲官婢者可令放之婦人何與
焉王從之惟旽妻妾不赦○影殿正門成王
以不壯麗命撤之○
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麽失里及孫內侍
來錫王綵段紗羅又送僞漢主僞夏主家屬
二十七人曰不做軍不做民於是陳理明昇
等航海而來○孫內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
○六月下政堂文學韓仲禮于巡軍初仲禮

買蘭秀山賊入唐船
帝聞之曰宰相不當買賊船宜速推還至是
其船已破乃令仲禮修之○大雨王為影殿
之役祈晴○倭寇江陵府及盈德德原二縣
時李春富子沃沒為東界官奴及倭寇至我
軍望風奔潰府使按廉聞沃勇銳授兵使擊
之沃力戰却之王賜鞍馬免其役○改官制
臣等按 太祖開國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
衛略倣唐制成宗稍加增損内有省部臺
院寺司館局外有牧府州縣累代遵守不

失忠烈忠宣服事胡元凡官爵之僭擬上
國者悉改之互相紛更官爵大紊恭愍嗣
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
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繁矣盖高麗立法之
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省不過
五樞不過七繁簡得中宰相之職舉而庶
司百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
八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
評議使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
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為虛設百司

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修擧國隨以亡嗚
呼悲哉
倭寇安邊咸州○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
文鉉黨附逆旽譖殺父兄其交搆誣陷之事
辛旽李春富之所常說一國臣民之所共知
其父臨死亦言爲文鉉所陷有寃痛之聲此
亦人之所共聞也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
必誅善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請加典
刑以示後世王不允諫官復爭之不得○濟
州人殺叛賊以降李用藏之死判官文瑞鳳

逃以免至是共推瑞鳳為權知牧使遣人請
命○以我
太祖為和寧府尹仍為元帥以禦倭賊○倭
寇東界安邊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碩罷
存撫使李子松放歸田里○倭又寇咸州北
青州萬戶趙仁壁伏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
級○倭寇洪州○秋七月影殿鍾樓成王以
為尚未高大即命改營○八月影殿鷲頭成
其飾黃金六百五十兩白銀八百兩○九月
尹桓罷以慶復興為左侍中復興即千興○

張子溫還
帝賜藥材手詔曰表言耽羅牧子無狀官吏
軍兵殁於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今牧子如此所當誅討然國
無大小蜂蠆有毒縱彼可盡滅在此亦必有
所傷蓋往者之失因小事而構大禍惜哉豈
非烹鮮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歟事既如是
王不可因循彼倭其速發兵以討然事機緩
急王其審圖之○冬十月置子弟衛選年少
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興慶摠之於是洪倫

韓安權瑨洪寬盧瑄等以淫穢得幸常侍卧
內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强辱諸妃與其生男
以為己子定惠愼三妃死拒不從大殿寶馬
陪行首趙浚嘆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
以威福與奪常與羣小謀而不及君子今日
之勢岌岌乎殆哉○王祭正陵祭畢巡視塋
域徘徊悲思對公主影設宴奏胡樂獻酬如
生平宗親宰樞亦皆侍宴○我軍與倭兵戰
于陽川敗績王親帥五軍出次昇天府○倭
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

我軍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王以各
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隷五軍親率
出昇平遂次龍泉寺峯以宿衛不嚴捉諸提
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
遊欲觀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庚寅
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而民被虜掠國至播
越者以用兵無律號令不嚴耳今予親臨尙
有不用命者况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意
曉諭衆人自今軍令毋或不謹
史臣曰王憤島夷肆暴思振國威若洗心

常自粉黛爲婦人狀先納內婢少者房中取
袱掩其面召與慶及倫輩亂之王從旁室穴
窻壁視之及心欲動即引倫輩入卧內使爲
其狀

臣等按 恭愍設子弟衛使之瀆亂宮闈爲
禽獸之行天理人道於是俱滅古今天下
安有如是者乎其遺臭萬世者庸有既耶

復行文廟朔望祭○倭寇河東郡晋州人鄭
任德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慈擁父走避賊
追及之愈射殺數人賊不敢前忽一賊奮劍

突進刺任德顛隕以身蔽之且斬四人竟歿
於賊事聞拜愈為宗簿寺丞○王朝太后欲
以年尼奴為嗣請就學以成均直講李崇仁
授書太后不欲乃托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
未為晚王曰臣今數窮當死今不立嗣社稷
誰托且影殿之役孰繼吾志太后曰影殿壯
麗天下罕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灾害靡
不由此請罷其役又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
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宮不得歸家
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盹不聽予言幾至誤

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
幾至繁宵旰勤政猶懼不給今王日中而起
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
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出后三復言之乃
對曰謹從命太后又問曰何不御妃嬪王曰
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太后笑曰一死理之常
王亦終不免矣何慟之甚恐為人笑愼勿復
然○夏四月作壽陵於正陵之西以宦者金
師幸董其役師幸傾巧影殿正陵之役逢迎
王意皆極奢麗○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興獻

倭二停并獻所獲兵仗○左正言尹紹宗以
金興慶等羣小在王側亂政宦者金師幸迎
合王意大興影殿之役草疏請去興慶斬師
幸罷影殿役左獻納金允升知之與諫議禹
玄寶謀托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去之
臣等按 紹宗草疏欲誅興慶師幸其慷慨
敢言自不負諫職矣而允升玄寶非徒不
能盡職右羣小塞忠諫之路何哉昔王鳳
以陳湯為從事劉向與湯友善謂湯曰今
外戚日盛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遂上疏極諫盖湯既為鳳所信任若不為漢計洩言於鳳則向之封事安得而上乎允升玄寶沮同舍之議疏不得上其亦陳湯之罪人乎

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作花園八角殿於泥峴周植花木以備宴遊○秋七月賜牟尼奴名禑封江寧府院大君命政堂文學白文寶傅之○遣體覆使李𨯶生以江華萬戶河乙沚漢陽府尹辛廉不能禦倭救

配烽卒〇倭陷喬桐〇洪師範還自京師至海中船敗而死書狀官鄭夢周來宣帝命曰高麗在唐太宗時遣子弟入學今王亦請遣之誠爲盛事但高麗去京師水陸萬餘里父母必懷其子子必思其親聽其父母情願者遣之又每年數次貢獻之物必至煩民行李往來海道艱險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世一見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與中國相侔難同他蕃自今可依三年一聘之禮或欲世見亦

可方物止用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九月杖尹可觀廢為庶人可觀亦昵侍王令選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故有是命尋繹之○以金興慶母積善翁主柳氏為交州江陵楊廣三道祈恩使從興慶之請也奉香乘傳十餘匹接部守令競行苞苴○倭寇海州殺牧使嚴益謙誅吏之不救者降為郡○以西海道萬戶許子麟不能禦倭遣體覆使三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縊殺之子麟爭訟其挾私枉殺丹鳳逃○殺體覆使李傑生

以輕決河乙沚等罪也人謂綠生剛直敢言
嘗忤金與慶故及○王與判事尹虎園碁約
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勝乃書古詩曰欺暗
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
目王以為譎諫寖疎之○冬十月以贊成事
崔瑩為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
户造戰艦有罪者皆令直斷人謂瑩素不識
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令年七十以上者
隨品出米有差以補軍需民多亡命怨咨大
興○王親祭正陵遂置酒張樂晚宿陵下百

官戎服扈從子弟衛皆衣紅衣裼以黑馳馬前導○遣周英賛如京師賀正判繕工寺事禹仁烈獻馬又遣金潛宋文中曹信應舉至靈光慈恩島船敗英賛潛信溺死仁烈文中乃還○崔瑩以楊廣道都巡問使李成林不能禦倭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初金興慶愛一倡妓小斤莊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適見成林宿其家明日與慶戲之曰以宰相宿倡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是相惡白王出之適有敗軍之釁瑩希興慶意欲殺之

戍林巽父弟廉與邦亦有寵於王力救獲免○十二月有人稱忠惠王孽子釋器者平壤尹田祿生斬之傳首于京釋器事釁未著而遠邇人皆疑之○教曰釋器非止庶孽又係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羣臣皆謂禍本宜除予不忍即置于刑命李安鄭寶等送至濟州安置安等回言登船之際自墜身死已嘗布告中外今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其部內誘集兇徒潛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

金庾即往捕獲傳首至京予初聞之疑其不眞遂問禪器外祖林信審知不死明甚非予失於保全乃其自取顛覆李安鄭實指生為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黒驢李仁並皆不赦自餘詿誤一切除之○以金義為密直副使

二十三年大明洪武七年春正月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言今倭寇方熾乃驅不習舟楫之民使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稍習水戰願

卒濱海居民慣於操舟者與之力戰庶可立
功王慨然曰草野之臣如禧者尚獻計如此
百官衛士之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
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
獻耳准提適侍殿陛王顧問之准提即取諸
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禧為楊廣道安撫
使准提為全羅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
戶王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為異異
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時准
提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為深陸

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及
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
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
准提後改名地○代言金興慶以母國大夫
人柳氏之祿米布麁惡杖廣興倉官於闕門
外○二月戊戌彗見東方長丈餘○以李茂
芳為政堂文學國制山陵之隧必使臺臣署
名封之世謂封塋官多不達率皆避忌茂芳
以掌令封正陵王嘉之遂至大用○以楊伯
淵為西北面都巡問使○興安府院君李仁

復辛仁復為人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
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手王方寵辛旽仁復
密啓旽非端人他日必為變請遠之不聽及
旽誅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歿弟仁
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素不佞佛今豈可自
欺謚文忠○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
之○金興慶與安師琦等張樂私宴禁中○
以崔瑩為慶尚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憲司
啓瑩嘗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巡
問瑩泣訴王曰臣赤心徇國而致謗如此請

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都堂臺諫薦可代者
○夏四月左侍中李仁任罷以廉悌臣爲門
下侍中宰臣金興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貸
興慶有怨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
他廷臣比且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興慶不
敢復言○以論崔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貶持
平崔元濡爲延安府使以門下評理柳淑兼
大司憲判開城府事田祿生代瑩爲慶尚道
都巡問使○
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令進

耽羅馬一千匹於是遣門下評理韓邦彥往
耽羅取馬○誅都巡問使金鉉初鉉以旽黨
流復起附金興慶金師幸得是職貪殘無比
至是倭船三百五十艘來寇合浦燒軍營兵
船士卒死者五十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
以徇○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
正與倭戰于木尾島敗死○倭寇紫燕島○
五月禁人效胡剃額○倭寇江陵三陟又寇
慶蔚二州○六月都堂宴林密蔡斌妓簪斌
帽花不整斌大怒王聞之流侍中廉悌臣于

廣州斌怒妓忤其意馳馬將還王令金興慶
追及金郊驛慰諭以來時館待甚厚府庫為
之匱竭至令各司輪辦宴慰斌性横悖好敺
駡人自侍中以下諸相悉被陵辱○影殿因
暴雨有漏處王大怒下董役官贊成事韓方
信評理盧頏獄杖之○以慶復興為門下侍
中李仁任守門下侍中○憲府劾內府令羅
興儒盜用影殿材木免其官○鄭庇等還自
京師中書省奉
聖旨咨曰鄭庇賫至禮物過於常貢且以白

等三百送太府監太府監本元朝舊名爾國數遣使來豈不知國家未嘗設置貢並無名實非事大以誠之禮況我朝四海一家豈資小邦之貢又去年金甲兩獻馬五十匹云道亡者二既至京師存者四十有九所言僞係進上之數以太僕寺試之皆非可乘之騎內一匹甲兩稱為已物欲自進於東宮其中虛謀詭詐灼然可知不審並王之意抑臣下之不誠我朝一視同仁是以不較區區之過今王遣使涉海遠來不無艱險於所貢物內受

布六對餘物付來使領還三年一貢物不在多惟在至誠於是誅金甲雨○秋七月遣門下贊成事崔瑩等討濟州先是韓邦彥至濟州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曰吾等何敢以元世祖皇帝放畜之馬獻諸大明只送馬三百匹林密等白王曰濟州馬不滿二千數則帝必戮吾輩請今日受罪於王王無以為對遂議伐濟州命瑩等往討之戰艦三百十四艘銳卒二萬五千六百有五○八月命宗親宰樞代言以上各出馬一匹

以補進獻乃杖韓邦彦流之○崔瑩領諸軍
至耽羅明月浦賊以三千餘騎拒之諸軍下
岸逗遛不進瑩斬一裨將以徇大軍齊進左
右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于京耽
羅平○九月遣知門下事鄭庇如京師獻馬
○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同知密直司事金
義護送進馬三百匹于遼東○以倭賊近境
都城戒嚴○倭寇安州○追贈故宦人韓氏
祖考以禑冒稱韓氏出也○甲申宦者崔萬
生宰臣洪倫等弑王前一日萬生從王如厠

密啓曰益妃有身已五月矣王喜曰予嘗慮影殿無所付囑妃既有身吾何憂乎少選問與誰合萬生曰妃言洪倫也王曰予明日謁昌陵佯使酒殺倫輩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是日夜與倫權瑨洪寬韓安盧瑄等謀弑王大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股栗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黎明王太后率江寧大君禑入內祕不發喪李仁任以僧神照常在禁中有膂力多詭計疑謀作亂下獄既而見屏障及萬生衣

上有喋血痕於是下萬生獄鞫之悉得其狀
遂繫倫等

史臣曰王之未立也聰明仁厚民望咸歸
焉及即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悅想望太平
自魯國薨逝過哀喪志委政辛旽遂殺勳
賢大興土木以歛民怨狎昵頑童以逞淫
穢使酒無時歐擊左右又患無後既取他
人子封為大君而慮外人不信密令嬖臣
汙辱後宮及其有身欲殺其人以滅其口
悖亂如此欲免得乎

丙戌禑與宰樞發喪擧哀○丁亥李仁任立辛禑時太后及侍中慶復興欲立宗親仁任欲立禑議猶豫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三司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君瑜密直王安德等希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爲後捨此何求仁任遂率百官立之年十歲

臣等按漢呂后立他人子爲孝惠後當時無一人敢言者今則太后知禑非恭愍之子而欲立宗室慶復興與李壽山又贊襄之

其爲國家慮深矣仁任老賊貪立昏童爲
他日之地安德仁任之鷹犬倡和一辭擾
立僞姓其罪惡有不可勝言者矣復興壽
山執心不固始雖倡大義終不能定大策
使螟蛉竊位爲權奸所餌豈不深可惜哉
崔萬生洪倫等伏誅時百官會于市轘萬生
倫斬韓安權瑨洪寬盧瑄及其諸子並梟首
籍家産妻妾配爲官婢杖安父方信瑄父積
瑨父鏞寬父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
皆杖流以宦者金師幸媢惑大行王與王木

之役後為益州官奴籍其家○冬十月流金興慶于彥陽籍其家○宥辛旽黨○庚申葬玄陵謚曰敬孝是日虹圍日日傍又有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大廟是日大雨雷電地大震鵩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為順靖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訃請謚及承襲○金興慶伏誅初吳獻閭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有寵恐王不信反為所害猶豫未敢聞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既所對辨興

慶顧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
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
德也與慶無以對○林密蔡斌所至遲留斌
酗酒每欲殺金義至開州站義殺斌及其子
執密以甲士三百馬二百匹奔于北元張子
溫聞伯顏逃還義本胡人也○諫官柳珣安
宗源等上書都堂曰宦者為患趙高而下班
班可見我忠宣王吐蕃之辱忠惠王岳陽之
禍皆由伯顏禿古思與龍普之所為也至於
前日萬生大逆極矣今主上幼沖當親老成

以養德性不可復令宦者朝夕狎昵壅蔽聰
明以至誤國至於魂殿既有都監貟吏敬供
朝夕之奠亦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會以基
固寵之地伏惟諸相為國深慮擇其忠謹者
十餘人以備宮内掃除之役其別賜與祿俸
毋得疊受以費國用其餘徒黨各令從便毋
使復為國家之患時禑年幼政出宰相故譴
官獻書冀其處置宰相不以為慮○十二月
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為西北面上元帥○稷
山君白文寶卒文寶善屬文性質直不惑異

端○遣判密直司事金湑如北元告喪○倭寇密城焚官廨掠人物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九

高麗恭愍王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

高麗紀

辛禑一

小字牟尼奴旽婢妾般若出也或云般若所生兒死竊取他兒養之恭愍王稱爲己子王薨李仁任立以爲君恭讓王即位誅之僭位十四年

辛禑元年 明洪武八年 ○大春正月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自玄陵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懼未敢遣使大明成均大司成

鄭夢周陳太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與
校令朴尚衷成均司藝鄭道傳又謂宰相曰
宜速遣使告喪李仁任曰人皆畏憚誰可行
者尚衷等謂源曰王被弑而不告喪帝必疑
之如有問罪之舉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以
為意卿能為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惜
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從之○納哈出遣使
来問禑嗣位時北元以玄陵無嗣乃封瀋王
暠孫脫脫不花為王故有是問○二月判典

客寺事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爲通信使遣之○三月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彦與戰敗績○大司憲宋天逢等上疏曰宦者尹忠佐曾在先王之前發忿拔刀手剪其髮實天之後佯稱耳聾拱手觀變其心叵測不忠不敬罪不容誅且擅權受賂除授官職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乞收職牒籍沒家產以戒後來諫官又上疏曰近者憲司上言乞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義忠前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殿下一予

允中外缺望宦官尹忠佐憸邪凶險陰弄權
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已皆竄
逐而忠佐獨受爵命又與狡宦黃中吉結爲
父子昵侍左右蒙蔽聖聰宜從憲司之言以
正四人之罪命削忠佐中吉義忠陵俊官下
義忠陵俊獄○夏四月李仁任率羣臣詣孝
思觀盟于太祖曰本國無賴之徒挾瀋王之
孫來寓北鄙窺覦王位凡我同盟盡力以拒
翊戴新王有渝此盟天地宗社必降陰誅○
流尹忠佐于遠地○誅安師琦初或謂李仁

往日自古國君見弑宰相先受其罪明帝若
聞先王之故必興問罪之師公必不免莫若
與元和親仁任頗然之遣贊成事安師琦陽
言餞蔡斌等密諭金義殺斌等以滅口及義
從者來仁任師琦待之厚朴尚衷上疏曰金
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
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跡已見今若不正其罪
社稷之禍自此始矣會判事朴思敬還自北
元白大后曰納哈出言爾國宰相遣金義奏
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為主故帝封瀋王為爾

主若前王有子朝廷不必遣瀋王也太后召
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卿等獨
不知乎遂下尚衷跪于都堂禑下師琦獄師
琦走入人家拔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
任以為遣義如元者乃贊成事康舜龍知密
直趙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為並流遠
地蓋舜龍等嘗任元故也○以贊成事池奫
為西北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為東北面
都元帥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
乃止○李仁任與百官連名為書將呈北元

中書省書曰伯顏帖木兒王遺命元子禑襲位遣判密直金湑中達計音今來乃知脫脫不花妄生異心欲要爭襲乞賜禁約差代言林樸典校令朴尚衷典儀副令鄭道傳以先王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不署名○附忠定王于大廟○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處之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擢判安東府事李寶林爲大司憲寶林嘗宰京山府道聞婦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隣人割我牛舌隣人

不服實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
次飲牛牛欲飲即止之里人如令至訴訟人
則牛駭走亂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
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
我育麥田稔與汝勿訴麥主許之及夏麥再
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實
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
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實林曰麥
亦然教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
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

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爲政嚴
明頗此王是以治最擢拜是職○北元遣使
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爾國弒
王之罪時李仁任池奫欲迎元使三司左尹
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儀副令鄭道傳
藝文應教權近上書都堂曰若迎元使一國
臣民皆陷於亂賊之罪矣他日何面目見玄
陵於地下乎慶復興與李仁任却其書不受遂
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
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不遜又白太

后必為不可迎復與仁任怒乃流道傳于會
津○成均大司成鄭夢周等上書曰吾東國
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
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
播遷大明龍興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表稱
臣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今上即位
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
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瀋王罪惡甚矣國家
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湑奉貢北
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人張

子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
遂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
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
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
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絶之則示我之孫事之
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
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
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擧國臣
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
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況朝廷初聞金義

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
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興
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
乎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
難知也蓋以前日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
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
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
變伏惟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季南

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之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跡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矣判典校寺事朴尚衷亦上書曰臣備員侍從有年矣侍從而得言古之制也比來事之可言者不為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諍而侵官爲僭乎又豈近名爲嫌而含默者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百執事無不得言者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以爲便民之策多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安則雖欲便民不可得

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何人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定遼軍人之欲迎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裂金義之書以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享者及叛賊母黨置而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

辛禑

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者偕來叛賊而自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不問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且知其利害是非之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此畏禍之甚者也以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凶以勢而言則南強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夫棄信而從逆天下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今日之非計也為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

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
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
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
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
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
何如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
同情也臣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
誅而敢言者忠憤之至不恤其諂況害於近
名乎況於侵官乎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
之使宗社安生民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

悵矣復上疏曰小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
今有不免之大罪四以臣之愚尚然知之豈
以大臣而不知乎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
顧義理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之故心有
所蔽雖有過人之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
數其罪以陳免之之術可乎委曲從順服事
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晏駕之日遂得事北
之議為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國
此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棄定遼人
造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實惡招禍以危

國家其罪二也金義綏使奪進獻馬以叛天
下之大惡人人之所願誅者也金義之同叛
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及國家雖至滅宗
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叛逾月而不
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命使不
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罪
而有其一足以為戮況有此四罪而不能罪
之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
直者議而辨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既得其
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

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乎宗社生
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噬臍何及○
以賛成事黃裳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
言成石璘為體察使如江界慰還元使○大
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林璞不署呈省書
廢為庶人流于吉安縣○釋器匿於安峽民
白彥麟家遣賛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趙仁
璧捕殺之以彥麟自首杖之以前判事鄭良
輔知而不告殺之乃知死於平壤者非釋器
也○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京師獻馬○六

月賜獻納李詹為知春州事正言金伯興為知榮州事詹等上疏請誅李仁任池奫曰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章而獲免此國人所以切齒而痛心者也吳季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鞫仁任置而不言罪一也近賛成事池奫出鎮西北面得金義書不以上達密付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不惑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也仁任匿其書削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於仁任仁任不即上

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之意
與胡通欲樹功瀋王以免他日之禍又覆姦
詐罪四也二人脣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
請誅仁任與奫又正李南子溫罪以振紀綱
疏上坐貶○秋七月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
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
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蒼伯英獄使崔瑩池
奫鞫之辭連祿生尚衷逮獄瑩杖鞫祿生尚
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祿生尚
衷皆道死杖蒼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眞

流之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
廷秀廉興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
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慷慨有大
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其行己莅官必以
其道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
臣等按李仁任池奫抗天朝殺使臣迷君
誤國之罪在所當誅李詹佾英之疏曾不
負諫職矣而仁烈韓理池李之鷹犬則其
阿意欲軋言事者固不足責禍之為君狂
悖顛倒不辨邪正則亦不足責瑩平生以

正直自許而反為之助光憲身居言官最加
酷刑羅織一時英雄豪傑之罪悉皆流竄
之祿生文武全材尚衷慷慨有大志俱不
保性命其濫刑罰枉害忠良之罪不於瑩
責誰歟以後日攻遼之討觀之則瑩之心
即池李之心其右池李而後諫官亦復何
責哉

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藤經光先致大
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而經光率其衆
浮海而去僅捕三人殺之先致懼罪詐報斬

七十餘級事覺編配戍卒初倭寇州郡不殺
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
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八月倭寇
樂安寶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
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
四五家爲一戶
臣謹按太祖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
各千人上下體統相爲維持有唐府衛之
遺意肅宗志呑女眞日事鍊兵置別武班
吏胥商賈僕隸髡緇亦皆隸焉雖得一時

之小劾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後軍政
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卒將皆私
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蒼
黃調發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隷
家僮無問賢愚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
出丁有差軍政之不修一至於此雖欲禦
外侮保邦家得乎
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級○書雲
觀言近灾變屢興宜移御避灾禑議遷都判
三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遽棄舊都則

人心洶洶不可輕動乃止○泥城萬戶鄭瀋
王毋子章叛人金義進奉使金湑等已到信
州於是中外恟懼乃以知門下事林堅味為
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慶補兼都巡問使門
下評理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
元桂為元帥贊成事池奫為西北面都體察
使密直使羅世為西海道上元帥密直副使
朴普老為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
仁璧為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為副
元帥徵諸道兵○九月下金義妻子巡軍

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
殺乃沒為尙州官婢○泥城元帥崔公哲麾
下二百人作亂殺軍民渡江而去○倭船大
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發軍
坊里及諸陵戶又徵兵楊廣全羅慶尙諸道
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
備之○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
寺田租以充軍費○倭寇寧木二州崔瑩請
往擊之不許○倭寇瑞州結城○冬十月遼

瀋草賊吳連等百餘人來寇安州上元帥楊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遣金義引胡兵而來至是乃知草賊也諸軍以留轉餉不繼取粮於民民甚苦之安州以北尤受其害○禑視事宦官金玄侍側踞傲近臣啓事禑未及言先擅斷決玄外飾勤恪巧爲承迎故爲禑及太后信任遂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台還北征諸元帥○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允源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挂笏赴臺必掛

後視事○十一月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
倭船二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
殺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
等以叛州人文臣輔高實開等起兵誅之○
倭寇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都巡問使曹
敏修與戰敗績又戰於大丘縣敗績士卒死
者甚衆倭賊數十艘又自金海泝黃山江將
寇密城敏修邀擊斬數十級禑遣中使賜衣
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左正言金子粹製回
教子粹辭曰敏修擁兵一道金海大丘之戰

怯懦敗沒多發士卒密城不捷功不掩罪衣
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敎且回敎紀功德
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
衛府命池奫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是以
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
置諫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諸都堂諸宰
相畏之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
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
東擅殺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

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禑曰巡衛府已議其
罪今欲輕之何遂不允右使金續命入白太
后曰臣等武人不識理然文臣咸曰諫官雖
忤旨不罪所以開言路也今予粹罪小不宜
重論太后乃請禑曰予老經事多矣未聞杖
辱諫官若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
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蕭等意予粹必與
郎舍議又流諫議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
十二月禑欲以姦官授外戚用小帖擬金瑄
重房韓忠典法韓略臺官下政房提調慶復

丙辰

興等曰除授已訖不可更改禑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曰古制外戚不除言官請除他官禑曰何不從命復强之復興力諍終不授略為人無才行有口辨初以憲府吏登明經科貪緣外戚超授官爵又托宦寺及乳媪求為持平

辛禑二年〇大明洪武九年 春正月全羅道都安撫使河乙沚捕倭船一艘賜衣酒乙沚無才行又有簠簋之誚賂權貴得任閫寄士林鄙之〇罷政堂文學李茂芳為光陽君茂芳嘗謂慶復

興曰何不籍韓方信盧稹家耶復興曰以韓
安盧瑄不服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
惡至死不服然情狀著見論以弑逆則其父
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
不獲已并籍方信稹家茂芳竟以是罷○以
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至七八品無筭時有
車載斗量之譏○二月遣李之富如定遼衛
通好仍詗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
李仁任等請諸流竄宦官皆許從便政堂文
學洪仲宣謂金續命曰閹寺用事前朝以階

禍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貶斥無一還者今乃又釋與輩何以為國耶○辛旽妾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何毋韓氏耶太后出之仁任下般若獄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延城君金玄專掌禁中事般若直入宮闈不加防禁驚動太后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德縣○安州副元帥王安德報瀋王暠○兩府臺諫及耆老會興國寺辨般若事密直權仲和以講書遂不至三司右使金續命謂堂吏曰

王毋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筵
為旣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
辨其毋者我未聞也○三月流三司右使金
續命于交義縣續命以太后近戚專總宮中
之事淸直敢言人皆畏憚嘗移病在第慶復
與李仁任池奫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
樞七而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
議何復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之宰樞竊
祿尸位而心不正無我者也仁任曰公心不
正誰為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

許冤門頹

非口是心不正孰如我乎復興等皆默然池
李深嫡之陰謀傾軋未得間至是嗾司議許
時金濤等劾曰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
興國寺續命叢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
鞫治跡再上太后力救宥而流之自是太后
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臺諫巡衛府雜治
般若獄般若指新創中門呼曰天若知吾冤
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頹時僅得
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斬其族判事
姜居實

臣等按 般若之生禑一國臣民之所共知也迫於當時之事勢又況殺之此天下古今之大變般若一訴寃於天而天之應之也捷於影響於戲呂政不韋之子也而殺其父禑般若之子也而殺其母呂秦僞辛皆二世而亡天道之不僭若是可不畏哉

罷司憲持平宋齊岱出知泰安郡事初池奫使其妻交結禑乳媼出入宮禁招權納賂續命讖之奫深惡斥之齊岱欲効奫執議金承得以告奫乃出之○遣判事金龍如定遼衛

通好○倭寇晉州曹敏修與戰于清水驛斬首十三級以獻○夏四月以李淑林爲西北面完護使往歲征北軍久留騷擾民多饑乏故遣淑林賷布千五百匹以賑之○營敬孝大王影殿號惠明○放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楊州檜巖寺設文殊會中外士女無貴賤爭賷布帛果餅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塡咽故放之行至驪興神勒寺死懶翁惠勒號也○門下贊成事商議柳淵卒淵以公廉才幹稱爲將帥頗得衆心○五月濟州萬戶金

仵光斬之賊哈赤姜伯顔等十三人配妻子
光羅二州○賜鄭摠等三十三人及第時知
貢擧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士罷鄉
試殿試議者非之○六月以柳濴為全羅道
元帥○倭寇林州全羅道兵馬使柳實知益
州事金密等力戰却之○秋七月倭寇全羅
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戰艦又寇羅州縱火
剽掠時元帥河乙沚聞柳濴來代已輒歸晉
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拒者是以大敗杖
流乙沚河東縣○判密直司事金湑自納哈

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瀋王曰國家臣弑其君主幼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瀋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之果服乃沈于碧瀾渡○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遂陷公州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倭又寇石城越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墜馬被殺賊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崔瑩聞朴仁桂敗死自請擊倭禑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蕞爾倭賊

肆暴如此失今不制後難圖也今若將他人
未必制勝且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身雖老
志則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率麾下
亟往擊之請至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倭
寇朗山豐堤等縣全羅道元帥柳濚全州牧
使柳實力戰却之獲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
主○訛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
又聞賊將先登松岳山發僧爲軍分守要害
○崔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
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

隘三面皆絶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
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
中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
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遣人
獻捷賜瑩衣服鞍馬○八月以金鎭爲慶尚
道元帥兼都體察使○崔瑩凱還禑命宰樞
供帳于天水寺巡衛府具雜戲迎于臨津如
迎詔使禮○遣使諸道點兵時聞定遼衛兵
秋來侵故閱兵備之○九月令中外官及吏
民奴婢出穀有差以補軍食○論鴻山功以

崔瑩為鐵原府院君柳濚為密直副使商議其餘軍士除授有差時慶復興李仁任池奫提調政房池李擅權植黨舉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為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鴻山戰功不從軍而得官者甚衆復興廉潔自守雖欲薦賢牽制不能有為○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禑始習馳馬放鷹禑初稍志于學李仁任池奫

林堅味等不喜儒競以珍玩導之○倭陷全
州牧使柳實與戰敗績賊退屯歸信寺實復
擊却之○以趙思敏為全羅道副元帥睦忠
為助戰兵馬使又以邊安烈為楊廣全羅道
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時倭陷臨陂縣撤橋
自固柳實潛令士卒作橋安烈率兵得渡使
按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我軍敗
績○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
○葬順靖王后韓氏于懿陵遂配享于惠明
殿以魯國公主祭于別室時韓略自言我韓

氏宗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僧能祐叓其屍收骨厝于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叢燒骨一缸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轜車至十川橋祖奠將撤燒魂錢延及柩幄幷爇儀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怪之或云天火

臣近按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言天之於人日監在玆無所處而不在安敢一毫僞爲於其間哉般若實生辛禑以韓氏爲母出於恭愍之亂命禑被般若臨死號怨皇天震怒有獄門之

變禍不母其母母他人母尊之為母后配
享於恭愍又備儀衛葬於懿陵矯誣上天
之罪至是極矣天何不降監而譴告之乎
今日之火天實災之非人所為也天可侮
乎天可慢乎
憲府上䟽曰全羅元帥柳濚不以閫寄為意
日玩聲色以致倭寇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
稱墜馬擁兵逗遛請置於刑兵馬使柳實所
管泰山郡亦被寇劫討捕失機及為所敗又
不能收復全州罪亦大矣然實於往者倭犯

全州悉力擊却其與濮罪以有輕重請削奉
翊以上官於是廢濮為民并實戍遠地○憲
府以兵革旱荒連歲相仍軍食罄竭請於功
臣田科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屬
官司田科斂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冬十
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
仍獻綵段畫屛長劒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
絶交且百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為諜者囚之
良柔本我國晋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
至來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遂其國僧

周佐守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
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
觀釁出寇非我所為是故朝廷遣將征討冞
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
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與儒年僅六旬絽
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
像作讃而贈之者○倭寇扶寧邊安烈羅世
趙思敏等進擊大敗之○北元遣兵部尚書
孛哥帖木兒來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移書曰
去歲或傳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

必致危亂是以遣爾族世徃承其祀諭使旣
行彼則有梗當此之時朝廷非乏樹立之䇲
失問罪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玉石俱
焚是以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
渡江以俟彼之覺悟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
子牟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王子雖為衆所
服從未有朝廷之命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
可立國如先君徃年以大駕北狩必暫餌朱
寇以安境内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義重錫
勇恩厚而可背哉王子識能改圖以副上命

厲兵秣馬共成掎角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
納哈出遣右丞九住來歸我行人文天式○
倭寇鎭浦又寇江華府焚戰艦又寇韓州崔
公哲擊之斬百餘級賜酒鞍馬○遣密直副
使孫彦如北元百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
承保有東土伯顔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見
今襲位以侯明降具在往歲中達之文不期
金也列哥附托不干本國王派瀋王完澤禿
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亂國
統乞將亂統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金也

列哥即金義也又遣開城尹黃淑卿報聘于
納哈出納哈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
木兒王遣余年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眞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汝國矣○憲府上䟽曰往者瀋
王之變寧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率
偏師晝夜倍道逆戰却逐使朝野寧謐而賞
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一
月祔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不克祔○

倭寇晉州溟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
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殺林樸先是禮安
人附池奫藏禑胎于縣陞為郡又與安東爭
地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
曰禮安不宜藏胎實以樸言奫由是惡樸奫
黨執義金子得與知申事金允升言於奫曰
樸不署呈省書必有迎立瀋王之志是可罪
也子得遂率臺官上書請誅之允升從中下
其書遣體覆使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
安中路蹋殺之大司憲安宗源畏其勢莫敢

敎言時裔用事于內承得允升爲羽翼撲之
死慶復興李仁任皆不與聞遂惡之○倭寇
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殺掠
殆盡又寇密城郡及東萊縣○祔敬孝大王
于大廟配以順靖王后○十二月納哈出遣
使來獻白金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
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珎海固城班城東平
東萊機張等縣先是元帥金縝大集一道倡
妓有姿色者日與麾下晝夜酣飮軍中號曰
燒酒徒以縝嗜燒酒也卒伍偏裨有犯必鞭

辱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
使燒酒徒擊賊我輩何為以故大敗○執義
金承得獻納安定等交章請殺益妃所生子
禑從之妃秘之久乃出安也又請鞫妃禑不
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又請誅崔萬生洪倫
父母妻子同產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
永不叙用又言大逆之賊非特萬生倫也其
洪寬權瑨韓安盧瑄等父母妻子同產親叔
姪堂兄弟並宜一體施行皆從之於是守侍
中李仁任贊成事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

文學洪仲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
烈等以為賊臣父兄皆已遠流請免其死禑
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未
聞以夫罪而戮妻也禑許之萬生之妻已死
倫妻臨刑得免乃誅倫父師禹兄彝安父方
信兄休弟烈贈父鏞兄定住瑄父稹兄禎弟
鈞寬父師普弟憲流倫等親叔姪堂兄弟以
萬生倫首惡并流姨子姑子師禹彥博子也
嘗鎮合浦吏民懷為人清廉勤謹知倫不
肖欲殺之未果及倫孽幸寵傾羣豎師禹啓

曰倫人面獸心願無害宮中及爲全羅道都
巡問使寄書長子彛俾戒倫縱恣至是與彛
俱死國人惜之慶尚全羅之人至有流涕者
○以池奫爲門下贊成事尹邦彥爲密直提
學鄭良生爲大司憲是日余官宰樞至五十
九自仁任奫而下各植其黨臺諫將帥守令
皆其親故至於市井工匠無不夤緣除拜時
人謂之煙戶政○晉山君河允源卒允源歷
仕有聲績當辛旽用事不諂附○池奫欲娶
故大司憲王重貴妻數通媒不應一日奫率

記

徒黨至其第婢僕走入曰願夫人避之曰我
不可爲逃婢僕咸意將從之重貴妻饗齋以
酒齋欲入其室重貴妻捽胡而批其頰曰宰
相何有如此強暴之行耶寧死從汝乎齋慙
而退重貴妻遂往告崔瑩曰齋以妾有華罣
恩欲肆之暴欲於妾公以淸直聞故來告耳
辛禑三年明洪武十年○大春正月倭盜會原倉品米時
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
米○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帥○以金縝
敗軍廢爲民流慶德島斬其千戶二人杖軍

官有差○納哈出遣使來獻羊馬○置新勇
新猛軍于安州○二月倭寇新平縣○北元
遣翰林承旨孛剌的冊禑爲開府儀同三司
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王○納哈出遣文
哈剌不花來○北元遣使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年號○以王安德爲楊廣道
都元帥○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楊廣道副
元帥印海與戰不克○召募良家子弟善射
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敷諸司員吏
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

者○初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池奫子益謙奫內不平李仁任奫崔瑩
等會慶復興第議久不決奫厲聲曰判三司
公可瑩怒曰吾既令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
奫前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
往奫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
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爲今之
計莫若移師先攻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
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
國吾當讓避吾意第以全州國之襟喉唇亡

齒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爾三宰抗此議則
吾何能爲遂經出復與走追挽其袖泣止之
奫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奫過門不謁人
始知池李有隙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仁任
門曰池奫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
人鄭穆欲刼去仁任以奫爲侍中事迫矣其
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
一畫仁任祕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
以示仁任仁任密以示奫曰公與吾交分甚
篤是得無間吾二人耶奫曰此掌令金賞斫

書也賞即仁任族姪也時判典校寺事李悅左常侍華之元右副代言金承得與知申事金允升結朋黨諂事奫以希遷擢自謂池門四傑仁任欲剪奫黨未得間之元承得會悅家言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行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三人巡衛府奫時為巡軍副萬戶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痛鞫之曰近日若等會悅第作何等文書晝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戰爭未息先王決策事南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

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齋
黨并繫獄遂杖流悅之元略并承得賞流之
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以慰安齋危疑之
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齋大懼詣仁任曰
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其子益謙請救於崔
瑩不得乃嚴兵自衛○三月誅池齋先是李
仁任嗾臺諫劾金允升結為朋黨沉湎酒色
允升夜往見齋曰之元承得悅皆已見竄公
之羽翼既除今又劾我禍將及公其早圖之
齋曰朋日我將請王命卿視事遂白禑云慶

復興李仁任乃逆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亟發兵收捕既定約又使其子益謙請勇士於睦仁吉期詰朝會宮門仁吉曰所謀止仁任子益謙歷數慶復興崔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仁吉馳告仁任等令避宿以觀變益謙陰引交州道軍士二十餘人審伺仁任動靜翌日瑩至都堂謂復興仁任曰金允升令爲同知貢舉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月請令視事復興欲乘瑩出與瑩謀去之乃陽言曰公可自詣

闕以啓奫遂出至闕矯旨召臺官趣令允升視事適持平李吉祚等上疏曰奫廣植黨與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爲奫喉舌必知其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復興仁任瑩及希泌吉數朴林宗曹敏修林堅味仁吉等入内奫使其黨資天翊等二十餘人裹甲帶劒聚闕下伺仁任等出將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白禑曰老臣聞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奫使益謙請甲士於臣其情叵測奫即厲聲曰有之復興仁任琳乃洪倫妻族也希泌倫之妻

文忌臣欲誅逆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
耳視瑩佩刀張目膝行而前若將奪之瑩執
刀覇以身蔽禑謂齋瀟曰臣而無禮於君罪有
常刑且爾止欲殺兩侍中耶齋瀟曰奚止侍中
而已歷數在座諸相抗語不已禑趣齋瀟出齋瀟
曰上何故先退臣振袂奚出及門將上馬堅
味執之齋瀟顧左右索劒不得遂下齋瀟等巡軍
獄齋瀟謂堅味曰與君有平昔之雅幸亟殺之
我死君亦繼之初允升密謂齋瀟曰公爲冢宰
何如齋瀟曰有仁任在況予命數在戊午運乃

吉允升曰苟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誅
夔曰黄裳摸棱宜爲左侍中公守政中益謙
鷹揚軍上護軍之元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
承得簽書密直至是奫曰悔聽允升計以至
於此奫及益謙允升遂伏誅奫起行伍屢從
軍有功遂至宰輔又通禑乳媪寔緣有寵恣
其跋扈附己者用之異己者斥之以其腹心
分置臺諫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千人推
取富者不以色於是立門戶者十二人貪溪
譎詐賣官鬻獄得人臧獲不可勝紀又遥授

人官爵代受其祿及誅人皆快之又斬其黨賓天錫等二十餘人○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謝冊命○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于納哈出○宥境內惟洪倫族親及濟黨不原○倭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劒船僅免先是崔瑩戒光裕曰曜兵窄梁江口愼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遁于摩利山賊遂大掠虜

之瑞妻而去府吏處安三人遇賊義不汚相攜赴江而死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以沈德符爲西海道元帥○判開城府事羅世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廐馬二匹遂遣世及李元桂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倭于江華都統使崔瑩次昇天府以備之賊乃棄江華還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蕭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所爲對曰賊常言所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戶而已曩日鴻山

倭寇密城郡禹仁烈與戰敗績寇至靈山縣
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等戰于栗浦斬十餘
級○倭船入西江崔瑩邊安烈出師却之○
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
副元帥○倭寇餘義縣○五月我
太祖與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城
副使柳曼殊往擊倭于慶尚道○倭寇密城
王賓擊却之○禑謂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
瑞郭彦龍之罪宜以軍法論然方旱甚其減
死並流遠地崔瑩嘆曰向曲法原金縝今又

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為國禑又賜鎭衣馬召還瑩不可曰鎭不撫士卒見賊逗遛以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又厚賜而召還他日如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大柄不可顚倒乃止○以旱雩且遍禱于佛宇崔瑩颺言於都堂曰國家政刑紊亂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天豈雨哉○以京城濱海倭寇不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議可否衆雖不肯後若有變恐禍及己皆占動字署名唯崔瑩否乃陳徵師固守之策

李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輟耕以望雲霓
而又徵師俾失農業非爲國之謀也慶復興
瑩等請太祖眞殿卜動止得止字禑曰盜賊
密邇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
鐵原○禑仁烈遣精騎五百夜擊倭于沙弗
郎松音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邏卒又
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時㦲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幷日而行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
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示無畏

以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讋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垂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之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

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至馳觀其地勢即拔劒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劒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太半遂擊餘賊殲焉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州郡望若雲霓○金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黄山江敗之初倭船五十艘先至金海南浦牓示後來賊曰吾輩適乘風利泝黄山江直擣密城葳偵知之設伏兩岸将舟師三十艘以待賊果見牓有一大船先入江口伏發葳亦突至

遮擊賊狼狽自忍投水死殆盡江州元帥裴
克廉又與倭戰賊䵝霸家臺萬户令步卒翼
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
○倭自江華攻陷楊廣道濱海州郡初賊船
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邏卒望
見我戰艦以為我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
可勝計賊又寇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
王安德惕懦不戰乃名副元帥印海及陽川
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望
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追擊不克彇天痛

子淵

哭擒賊諜訊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南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于隴上若農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亦領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軍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煙體覆使崔仁哲還朝妄言巨督王安德洪仁桂邛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

餘級禑賜仁哲廐馬白金賜安德等衣酒廐
馬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
戰○禑命築宮城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都
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曰蹙可乎事
遂寢○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縣
又二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
虜者以千計又寇水原府元帥楊伯淵羅世
以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
匿水滸指示曰賊謀入彼民家世疾趨圍而
火之殺賊二十九人○烽火自江華晝舉不

絶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台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人五十匹○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尙道都巡問使禹仁烈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憲府劾崔仁哲承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杖流道死○倭寇信州甕津文化等縣元帥趙仁璧羅世沈德符與戰不克請濟師○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兵馬使鄭地斬十八級擒三人○以旱赦唯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安州又寇長澤

縣○禑謂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
逃還者指謂賊諜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
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
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襃賞雖
實諜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粮以遂其生如有
斬倭還國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牓以示
違者罪之○以知門下朴普老為西海道助
戰元帥密直副使李仁立為西京副元帥判
密直韓邦彦為安州元帥○謝恩使李子松
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泣

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間不圖今日復見禮儀
待之甚厚○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日本
請禁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倭賊二百餘艘
寇濟州又寇永康長淵豐州安岳咸從三和
江西等縣○禑謂宰相曰倭雖盜賊然其死
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賊暴露
甚衆豈可忍視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秋
七月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連州永世
還曰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
使徹里帖木兒來請夾攻定遼衛○全羅道

水軍都萬户鄭龍等聞倭寇濟州率兵船二
艘調之獲賊一艘盡殺之○倭寇豐州○遣
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晉川君姜仁裕
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
○倭寇西海道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
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
敗績請遣將助戰以我
太祖及門下評理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
柳曼殊洪徵為助戰元帥○日本遣僧信弘
來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

未易禁焉○以崔公哲為義州元帥○倭寇
海州○九月我
太祖與諸元帥擊倭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
潰我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
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
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丈餘
太祖之馬一躍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
乘之遂大破之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
右曰吾皆占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
盡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
士卒焚柴煙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餅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等擊之幾殲○倭
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禑賜崔瑩鈇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等擊走之○倭寇岳

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其船三艘○遣前大
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倭屠
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楊廣
道元帥王安德等與戰于蘆嶺敗績翌日賊
又寇温水縣焚伊山營元帥印海等戰于新
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被殺傷賊又自鎭
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禑命商山君金
得齊密直府使睦忠王賓赴之○冬十月始
置火㷁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焰
硝匠李元與茂宣同里閈茂宣竊問其術使

家僮數人私習試之建白于朝○命修京城
○倭船四十艘寇東萊縣○徵諸道兵以備
倭○倭寇寧州牙州平安德洪仁桂印海金
得齊睦忠王實與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
倭又寇咸悅縣○壬申以贊成事楊伯淵爲
安州上元帥○十二月倭寇定山扶餘鴻山
○倭賊百三十艘寇金海府又寇義昌縣都
巡問使裵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
通津等縣○以星變赦○十二月順天兵馬
使鄭地斬倭四十餘級擒二人以獻○有僧

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毋承德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下獄鞫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乃斬之并誅其黨五人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